

中国禁毁小说百部

艳史讲史禁毁小说系列

魏忠贤小说斥奸书 辽海丹忠录

Wei Zhong Xian Xiao Shuo Chi Jian Shu
Liao Hai Dan Zhong Lu



中国禁毁小说百部

艳史讲史禁毁小说系列

ZHONG GUO JIN HUI XIAO SHUO BAI BU

《魏忠贤小说斥奸书》在文网森然的清朝，凡论及明亡原因而归结于魏忠贤乱政的，就被认为带有怀悼明朝的意思，因而本书也就不容存于世，故遭禁毁。

《辽海丹忠录》此书在乾隆朝即遭禁毁，因其对后金多有诋毁，称其为“逆酋”、“虏”等，当然为由后金子孙建立的清朝所不容。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中國禁毀小說百部

歷史·禁毀小說系列

魏忠贤小说斥奸书 辽海丹忠录

Wei Zhong Xian Xiao Shuo Chi Jian Shu
Liao Hai Dan Zhong Lu

明 ○ 陆云龙

明 ○ 陆人龙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魏忠贤小说斥奸书

[明] 陆云龙 撰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明清小说精选百部（四）

艳史讲史系列

责任编辑：姚家余

责任校对：姚家余

装帧设计：小曼

出版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（长春市人民大街 6464 号 邮编：130021 电话：5638648）

发行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刷：长春翰林印刷厂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字数：4316 千字

印张：210 印张

版次：2003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：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7 — 5387 — 1777 — 3 / I · 1682

定价：360 元（全套共 20 册）

导 读

《魏忠贤小说斥奸书》八卷四十回。原题“吴越草莽臣撰”，学界有人以为此系明末冯梦龙，多数认为系明末陆云龙。今传有明崇祯元年（1628）序刻本。其正文卷端题刻“崢霄馆评定出像通俗演义魏忠贤小说斥奸书”，版心鱼尾处镌“斥奸书”三字，是书名当应以“斥奸书”定名也。卷首有崇祯元年（1628）盐官木强人叙、吴越草莽臣自叙、罗刹狂人叙三篇；又有颖水赤慈撰《斥奸书说》一首及崢霄主人《斥奸书凡例》五条。其中一则凡例述说了作者写作此书的一些经历，其云：“是书自春徂秋，历三时而始成。阅过《邸报》，自万历四十八年至崇祯元年，不下文许。且朝野之史如正续《清朝》、《圣》《政》两集、《太平洪业》、《三朝要典》、《钦颁爱书》、《玉镜新谭》，凡数十种。一本之见闻，非敢妄意点缀，以坠绮语之戒。”这段话，叙述了作者撰写《斥奸书》的经过及依据。此书刊行时，距魏忠贤罢相倒台

不到一年，是一部紧密反映现实颇为及时的“时事小说”。此书一出，对稍后出现的同一题材小说如《皇朝中兴圣烈传》和《梼杌闲评》等都有一定的影响。此书版本流传稀少，今见载记知，有一种题为二十卷的四十回本，另有几种手抄本，分藏国内北大图书馆、天津市人民图书馆、山东大学图书馆及个人收藏。

书叙魏忠贤原名进忠，自幼灵巧乖觉，十三四岁时有相人言其中年必荣贵。万历十五六年间，因家乡灾荒，被债所逼，自己割去阳物，休妻进京，入司礼监为太监。二十余年间，随天启帝由少小至登基，遂成新主近臣，蟒袍玉带矣。此后，魏仰仗权势，掌东厂大印，结党营私，陷害忠良，终日引圣上狗马声色。虽一度遭弹劾，仍受帝恩宠日深。后又谋夺兵权，建魏公生祠，此风浸至各省，沿及九边。崇祯登基，魏遭百官弹劾，押发凤阳，遂畏罪自缢而死。树倒猢猻散，魏阉灭后，被其陷狱之忠臣得救，平反昭雪。被迫退居林下的反魏重臣亦得回职复官矣。

此书基本上是按年系月写来，自万历十六七年事至崇祯元年，数十年间情事，娓娓而叙，忠于史实，文笔亦较流畅，人物刻画传神，在当时即产生了广泛影响。在文网森然的清朝，凡论及明亡原因而归结于魏忠贤乱政的，就被认为带有怀悼明朝的意思，因而本书也就不容存于世间，故遭禁毁。

《辽海丹忠录》是一部明代长篇小说，又名《丹忠录》。共八卷四十回，约十七万字。存世有明崇祯间翠云阁刊本，藏于日本内阁文库。正文卷端题“新镌出像通俗演义辽海丹

忠录》，署“平原孤愤生戏笔，铁岩热肠人偶评”。回目前有序，尾署“翠云阁主人题”。翠云阁主人即陆云龙，字雨候，明末浙江钱塘（今杭州市）人。序中说：“此予弟《丹忠录》所由录也”，可知本书乃陆云龙之弟陆人龙所作。书中除有回评，也间有眉批。

这部历史演义小说叙述了明万历十七年（1598）至崇祯三年（1630）之间的辽东战事，再现了明王朝与崛起的后金政权之间争战的史实。

书叙后金首领奴儿哈赤统一女真各部，击败明辽东经略杨镐。明廷又以熊廷弼为经略，携兵出关，暂挽危局。时有毛文龙，科举不第，遂弃文从武，志守边疆。他来到辽东，屡立战功，由熊廷弼推荐，升为都司。后熊廷弼被谤告托病归乡，袁应泰代任，被后金攻陷辽阳，自刎而死。新任巡抚王化贞命毛文龙招抚乱匪，文龙率二百义士出海，得九岛二千余人。后金兵围困，孤军无援，退入朝鲜，屯扎于皮岛。

毛文龙在皮岛开田通商，屡袭顽敌，大败后金大将佟养性，被擢为平辽总兵，一再拒绝奴儿哈赤父子的诱降，使后金不敢西犯。毛文龙终因功高遭嫉，被督师袁崇焕计杀于旅顺双岛。后金闻之，大败明军，袁崇焕被革职拿禁。辽东形势危机，朝廷不得已重新重用毛文龙旧部。

《辽海丹忠录》的材料多采自当时的塘报、奏议及作者的见闻，按年编写，旨在为毛文龙颂功辨诬，是明末写实历史小说中较为优秀的一部。

此书在乾隆朝即遭禁毁，因其对后金多有诋毁，称其为“逆酋”、“虏”等，当然为由后金子孙建立的清朝所不容。

（苏铁戈 吕庆业）

本 册 目 次

魏忠贤小说斥奸书	1
辽海丹忠录	135

目 录

第 一 回	指迷途瘤仙神相 周穷士六奇轻财	 (1)
第 二 回	因债逼含愤割势 别妻孥弃家人都	 (7)
第 三 回	忆从龙新皇念旧 通阿乳进忠作奸	 (14)
第 四 回	潜言入南海扬尸 大权落东厂秉政	 (20)
第 五 回	大招亡命兴内操 广布番旗开告密	 (26)

第 六 回	张贵人因宠殒身 李成妃斥奸贬号	(31)
第 七 回	斥异己连逐大臣 陷忠贞捉拿内翰	(36)
第 八 回	杨左都劾奸数罪 万工部杀身成仁	(40)
第 九 回	振台纲纠奸报国 拜权珰避祸图荣	(45)
第 十 回	忌忠言祸移试录 陷东林诬捏天罡	(50)
第 十 一 回	计驱宰辅翻三案 逼拷中书乔画招	(55)
第 十 二 回	许州城吏部急友 姑苏驿给事寄儿	(60)
第 十 三 回	搜富户兴狱黄山 两差官荼毒徽郡	(66)
第 十 四 回	谋握边功差纪用 计收粮运任文升	(71)

- 第十五回 诬妖言枉斩同寅
颂功德遍灾土木 (77)
-
- 第十六回 陆监生媚配学宫
林祭酒拂衣帝里 (82)
-
- 第十七回 耿兵备不拜触奸
刘抚台献谗卖友 (88)
-
- 第十八回 庆生辰群奸献谄
锦宁捷再锡侯封 (93)
-
- 第十九回 代修撼力倾国威
亲行边威震蓟辽 (99)
-
- 第二十回 假虎威崔郎纳赂
献美人乐工得官 (105)
-
- 第二十一回 请九锡谗谄貽讥
拜两侯孩提赐券 (112)
-
- 第二十二回 逐本兵巧窃大权
图居摄奸谋叵测 (117)
-
- 第二十三回 侯魏攘窃大内宝
臣僚拥立圣明君 (121)
-

第二十四回	谋荐腹心司大计 (126)
	纠锄逆子出京华

第二十五回	应风云群贤建白 (131)
	迅雷霆大愍克清

第一回

指迷途瘤仙神相 周穷士六奇轻财

俯仰溯世运，治乱递倚伏。
明良开泰象，播乱群阴族。
城社据大奸，借丛倒威福。
羸秦鹿为马，捷足竞奔逐。
蕃武断首领，膺滂困三木。
炎炎成烬灰，常侍酿祸速。
辅国秉唐政，伤残遍骨肉。
太阿一旁堕，零落不可复。
终令斗鸡儿，反掌唐宗覆。
平辽肇童贯，青衣为金仆。
丁董复表里，宗社墟成屋。
屈指已蹶辙，燎然堪痛哭。
所恃君志清，明达在耳目。
频笑莫轻售，矧敢窃枢轴。
常见升平时，讴歌满山谷。

这篇古风单道宦官得宠，必然擅权乱政，败人国家。故此我明太祖高皇帝和阳起兵，金陵建都，灭陈友谅，缚张士诚，直捣元都，统一天下。鉴前代之失，立一铁牌在宫门首，上写：“内官不许干预政事。”不料后边司礼监渐渐夺了内阁票旨的职掌，东厂渐渐侵了锦衣卫缉事的权柄。正统年间有个王振，因恨侍讲刘球直谏，将他锦衣卫盆吊死了。又因薛瑄升为大理卿，嗔他不来谒谢，诬他故出人罪，几陷死刑部牢中。适值北虏也先入寇，

不听众论，劝帝亲征，兵溃，陷帝于虜廷数年。及归，又有个曹吉祥，乘景泰帝病危，开南城，复拥正统帝登基，改元天顺。后来恃功骄恣，圣上疏了他，他便同侄儿彰武伯曹钦、都督曹铎谋反，率麾下心腹达官勇士，大战长安门，兵败伏诛。成化年间，有个汪直，开西厂，擅拿主事杨士伟，出征建酋，直到巡抚磕头，侍郎扯腿。正德时，刘瑾擅权，逐内阁刘健、谢迁，又将尚书刘大夏、马文升、韩文，皆假传圣旨，问发充军，各坐罚谷下馥，妻儿俱陷追北。甚至京堂正卿，不难立枷致死。排陷缙绅，图谋不轨，这是我朝的宦官罪状，却未有如今日的魏忠贤。

话说魏忠贤，原名进忠，北直隶河间府肃宁县人氏。他母亲生他时，曾梦猛兽飞来入室，因而产下。生得眉目疏朗，体干魁梧，声音洪大。母亲暗暗道他是个好人。到六岁时，要与他上学读书，他父亲道：“咱们甚么人家，有钱去读书？我自胡乱与他取个学名，留他在家抬些稻头儿，与人家看些牛羊，度得嘴儿过罢了。”那嫂子道：“这咱与他取个甚名儿？”老子道：“我常听得人道一句甚么进思尽忠，便叫他进忠罢。”两口儿商量一会，就叫他做进忠。这进忠却也乖觉，虽然不读书识字，见人说话，便也知得他就里，自也会说几句道理话儿，胜似个读书识字的孩子。光阴似箭，不觉已十三四岁。一日，与母亲在门首闲瞧，忽然有个道者，但见：

头戴一顶斑斑驳驳簪簪冠，身穿一领纓纓绉绉栗色袍，脚踏一双千孔百孔草心履，腰系一条七接八接麻丝绦，右手捏一柄稀稀疏疏棕拂子，左手绾一面白白森森粉牌儿。上写：“无心恋财帛，有意访公卿。”

这道者瘸着一只脚，瘸也瘸瘸将过来，把孩子瞧上一瞧；又瘸也瘸瘸将过去，把孩子瞧上一瞧。这妈妈子见了道：“师父，你莫不会相来？”那道者回道：“咱便是有名的神相李瘸仙，天下无二。”妈妈道：“既是神相，把咱孩子瞧一瞧着。”道者道：“这孩子咱已瞧来，他山根低陷，少年坎坷。所喜地角丰隆，中年荣

贵。熊腰虎背，他时蟒玉围身，燕颌凤眉，异日威权独把。只是豺声蜂目，必好杀贪财，先主食人，后必自食。若能慈祥正直，可保令终。”进忠道：“先生莫不谎我？”道者道：“咱哄你钱来？”进忠道：“这咱不记的，先生可再说一遍。”道者依他，又说了一番。进忠道：“咱记得了。”那妈妈子走进家里，量了一升茹茹米来送道者。那道者笑了一笑，道：“原说不哄你钱，只临了几句，切记，切记！”道罢，癩也癩的依先癩去了。老子家来，娘儿两个对他笑嘻嘻说道：“今日一桩诧异事。”对老子数一数二地把道人相面事说了一番。那老子也笑道：“他逗你要来，孩子又不读书，那得玉带上身？”妈妈子道：“他赚你钱来？你瞧那边张总兵，也穿蟒衣，他也不识个字；这里王太监，白森森玉带系着，他曾读书么？”老子回道：“若说张总兵，孩子学起武来，未可知；若王太监，他须不曾阉割。”三个又笑了一回，只见老子又笑道：“嫂子，咱也有一件事对你讲。东村冯老大见咱进忠了得，他生得一个女儿，叫做宝姐，说他乖觉，要把与进忠做媳妇子。咱道：‘怕养不媳妇子活哩。’老大道：‘说那里话，你不嫌咱穷罢了。’咱如今意待下一一定何如？”嫂子道：“冯老大不是卖梨膏的冯秃子么？”老子道：“正是来。”嫂子道：“不要他女儿也是秃的。”老子道：“岂有此理。”次日，立一个邻家赵嫂子作媒，也用不多大盘盒，定了亲事。捻指间，进忠年已十六，他却日日不归家业，在外与人跌钱儿、斗叶子，赌钱顽耍。老子大是看不过，对嫂子道：“进忠终日家不做营生儿，如何是好？想只是没个人羁绊他，不如与他成了亲，或者他肯在家过活。”两口儿计议了，又摆布了些礼物，仍旧央赵大娘送过去，说定做亲日期。那冯老大家道甚是艰难，却也趁水推船，并没拦阻。到那一日，魏家也请下了些亲戚结了花轿，只见亲戚们穿红着绿，宅子里灯烛辉煌，两下当日合卺。你看他两下少年夫妻：

辉辉玉烛映流黄，楚馆飞来双凤凰，
露泫银河飞白浪，霞生玉杵湿玄霜。

两人拜了堂，做了亲，却也夫妻和睦，也孝敬这老两口儿，朝欢暮乐，一年有余。只是终久系他不定，反因这做亲，不免有了一两件好衣服儿，打扮得娇了些，越发赶入那起富家郎队里踢球打弹。他又会帮衬人家，人又要他作伴，走马宿娼，无所不为，却又被他插了多少趣，受了多少快活。不期乐极悲生，万历十五六年，江南江北水旱频仍，河间府一带接着山东都夏麦无收，秋成绝望。但见：

麦畦龟裂，野径尘生，白茫茫打头一望，何处见绿草青芜？静悄悄侧耳一听，那里有鸡鸣犬吠？携锄荷铲的，一个个愁眉束手，有地难耕。求雨的，望云的，一家扼腕抚心，叫天不应。村村绝火，似断寒食之烟，树树无皮，只剩槎桠之干。鸠为形，鹄为面，饿的七分似鬼，三分似人。留者死，逃者生，弄的十家门空，九家户绝。卖儿鬻女，得人收去是重生；杀子烹妻，若咽糟糠犹上品。

这时这些跌钱斗叶的花子，死的死，走的走了；那些打球跑马耍子的，也穷的穷，苦的苦了。弄得个魏进忠，也只得寂寂寞寞，有一顿没一顿在家中打熬，却又遇着天行那老两口，都一齐身死。虽不曾念甚经卷，却也要胡乱埋葬，家里越发典卖光了。丈人与丈母也逃荒去了，并无倚靠。嫂子一日对进忠道：“大哥，你平时当老两口在日，全不做些营生儿，只去磕自家的嘴，如今连自己的嘴也没处去磕了，也思活动一活动些好。”进忠道：“嫂子，我也想来，当初我出去放头捉酒，也擢几个钱使。如今年成，谁来赌钱？待要做些小经纪，却也向来与这些有体面人走动常久，不像模样，又没本钱。”嫂子道：“没本钱，怎不向房族亲戚那挪借些？”进忠道：“嫂子，房族中准好似我来？”嫂子道：“难道亲族中还有不好似你来？只是你不肯破脸去。”进忠道：“我去，我去。”第二日，进忠起来梳洗，想了一会，先走到一家来。只见这家子呵：

皇上为墙半已栅，编芦代瓦透风寒。想应有个相如在，烟雨萧萧四壁单。

那进忠揭起这有半截没半截的苇箔，只见里面坐着一个半死不死的男子，却是进忠族兄，叫做魏志德。进忠便喏道：“哥。”拜揖，那汉子也答一个礼，半日出一个声道：“贤弟少礼。常久不见，你好么？”进忠道：“正是时年不好，甚难度日。”那人道：“我两日没饭吃了，仔（怎）么好？”坐了一会，进忠便起身。志德道：“贤弟，过了午去。”进忠道：“不消。”抽身作别，又这等趑趄趑趄的走到一家。只见一带疏篱，两扇柴门，气象倒也齐整。进忠走到里面，叫一声：“老三在么？”只见里边应道：“是大哥么？”那男子走出来，见了礼。正待说话，却听得里面两个孩子怪哭起来。那男子道：“嫂子不要打他来。”妇人里边应道：“谁打来？他在这里要吃怪缠，哭干我甚事？”男子道：“孩子莫哭，待停会买好东西你吃。”那孩子回道：“只把我碗饭罢。”进忠听了，似心上椎一拳的。只见老三道：“哥，这两个孩子是你侄子，只因年荒，饭也不能够与他吃。哥，你往来多，有大户子弟，替兄弟挪借一二两，度度荒，待熟时加倍奉还。”进忠道：“我正没寻主儿处哩。”只见里面拿出钟茶来，进忠吃了，便起身。思量要借没处借，要回不好回，只得再向傅家妹妹走一走。看看行来，恰好妹子领着外甥傅应星，站在门前，看见进忠，慌忙邀到家里坐下。道：“甚风吹得哥来？嫂子好么？”进忠道：“只为我平日不做营生，积趱得家私，又撞着老两口儿丧事，家里柴米不敷，嫂子也时时抱怨，逼我出来问人借些钱米。恰才到老大、老三那里，似得我借他些才好，缘何有得借我？”那妹子回道：“老大穷得紧，老三女儿重大，就是你妹夫也挣挫不来。昨日拿我一只金包头果子头簪子，值五七钱银子，典得一钱二分，籴六升小米。停会先拿几升与哥哥。”又拿几个钱，叫小厮买了碗烧刀子，里面去爇出碗不出渣豆腐拌着两片野菜，端在桌上，与进忠吃。又道：“哥想没吃饭？”又拿出两碗照得人脸儿的稀小米粥来，进忠吃了就行。只见他妹子果然里边柳条栲篓内，